

# 北京的母亲河——永定河

官庆培

永定河不仅是北京地区最大的河流,而且还是北京的母亲河。

永定河发源于山西省宁武县管涔山,流经内蒙古、河北,经北京转入河北至天津汇于海河至塘沽注入渤海,全长548公里。自门头沟区三家店流入石景山区后,流经五里坨、麻峪、庞村、水屯等地,经衙门口村南流入丰台区,是流经石景山区境的唯一天然河流。区内河段长11.6千米,河床宽100~1500米。

永定河,古称瀑水、桑干河、卢沟。每年7~8月汛期,永定河水从燕山峡谷急泻,两岸峭壁林立,落差为320米,最大流量5200立方米/秒左右。河水挟带大量泥沙,河水浑浊,年含泥量3120万吨,故又称浑河、小黄河。亘古以来,永定河流经黄土高原挟带次生黄土,冲积形成北京平原,石景山区的中部和南部恰好在北平平原的顶部。永定河迁徙无常,历史上曾留下多条故道,其中离北京较近的大型故道有3条,因此又称无定河。元代和明代,屡加加固岸堤。清康熙年间,进一步疏浚河道、加固岸堤,将史称的无定河改名为永定河,沿称至今。

三国时期,魏齐王嘉平二年(250年)六月,镇北将军刘靖组织军士千人,在梁山(今黑头山)侧瀑水筑堰。堰高一丈,东西长三十余丈,南北宽七十余步。因堰的位置距戾陵较近,故称戾陵堰。并于堰侧东岸开挖东箱渠,以堰拦河水入车箱渠,向东流入高良

(梁)河,浇灌田地二千余顷。元帝景元三年(262年),樊晨奉命改造戾陵堰,重修引水口,延伸水道东达潞水(今潮白河),可灌溉田地万余顷。1100多年前,石景山地区渚水左岸形成麻峪、庞村、新安里(今北辛安)、安祖寨(今衙门口)、鲁廓(今鲁谷)、磨石口(今模式口)、古城、石槽等古代村落。世世代代,人们在渚水畔繁衍生息,用河水灌溉农田;渚水养育了附近村民。

海陵王于天德三年(1151年)四月颁发《议迁都燕京诏》后,兴建宫殿、扩建城池,历时三载,宫城竣工。天德五年(1153年),海陵王正式迁都,改辽陪都南京为中都,北京遂成为金王朝的首都。从那时算起,已经850多年了。明《宛署杂记》载:“(石景山)近浑河有板桥,其旁曰庞村、曰杨木场(沿浑河堆马口柴处。)”马口柴是明宫廷御膳房用柴,产自河北省蔚县。柴长米许,两端开口,绳捆为束,顺流漂至杨木场,打捞上岸晾晒,再运往京城。因马口柴色泽白净,酷似杨木,故名杨木场(今养马场)。浑河不仅为宫廷供应薪火,金元时期,开凿金口河运送西山石料、木材,以兴建中都、大都城,宫廷阶石多取自石府村,名为“石府石”。元明时期,浑河在丰台南看丹村附近分为南、北二派,北派是今凉水河前身,东至通州张家湾,汇入北运河,使北运河水量大增,漕运畅通。

地 处 石

景山区的永定河左岸堤,东距天安门广场17公里,地势高差约30米,是北京市城市防洪重点险段之一。金代、元代始从石景山以下修筑土堤。明代除修筑土堤外,还在险段修筑部分石堤。清康熙三十七年(1698年),修筑卢沟桥上游左堤堤岸,以方条石砌筑,并用腰铁相连,提高三丈许,长十余里(其中方条石砌筑堤岸约三里),形如锯齿,以刹水势。河堤植柳,加固岸土。以后经雍正七年(1729年)冬、乾隆二年(1737年)、嘉庆六年(1801年)七月、同治十一年(1872年)七月、光绪六年(1880年)五月、光绪七年(1881年)十月、光绪十八年(1892年)、光绪二十年(1894年)和光绪二十五年(1899年)多次修筑,《光绪顺天府志·永定河》载:“石景山前大石堤,长一百七十一丈,宽七尺,高一丈五尺。又自衙门口至兴隆庙止,大石片石堤长五百二丈五尺,宽八尺,高一丈。”足见永定河堤规模。中华民国十二年(1923年)5月,爱国将领冯玉祥派一团官兵进驻衙门口,疏浚旧河床,就地劈石烧灰,砌筑危岸。

新中国建立后,在对永定河河堤作部分维修加固的基础上,1960年8月

至12月,对河堤基础部分作挑挖、钻孔等勘察后,70年代开始全面整治左堤,其中大规模施工有1967年、1969年、1973年、1976年和1983年5次。1983年11月启动的永定河防洪工程由水利勘测设计处设计,市政府成立指挥部。卢沟桥以上左堤加固工程为:麻峪至石景山2公里的新筑堤防及加固旧堤;水文站、衙门口、养马场等险工段的堤基加深护砌和堤身加固。

历史上,永定河是海河水系中洪灾最多的一条河流,从金代到新中国建立的近800年间,永定河决口81次,漫溢59次,改道9次。新中国建立后,先后5次加固永定河左堤,修建横贯本区中部的永定河引水渠,源源不断地向市、区工业、农业和城市园林供水。由于进行系统的水利建设,在永定河上游修建官厅水库,加上防汛得力,洪涝灾害均未造成危害。

## 春雪与彗星

文/喻家卿 图/梁红涛

京城落春雪,微信美景飞。下雪天,人们为什么会欣喜呢?灭菌祛病、净化空气什么的太实际了,缺乏情趣,雪花撩起的是人们的想象力。在各种天气里,雪最有情调,它遮盖了万物,也似乎改变了万物,让平目里司空见惯了的现实环境,逐渐变成了童话世界。每个人,尽可把自己想象成童话里的人物。至于堆个雪人儿,打个雪仗,更会让成人都找到

久违了的童真。

好多年前了,一个通过文章认识我的大学生读者,对我说过她在下雪天的感受。在飘飘洒洒的雪花里,走在皑皑的雪地上,手里一定要拿着一串大大的冰糖葫芦,不是要吃,而是当作雪景中的道具。这个红白相映的雪景,不热爱生活的人是绝然构想不出来的。

前些天,电视里的天气预报节目,主持人总在说北京已经有多少天没有降水了。降水一般理解为下雨,大冬天里分明是下雪嘛!把雪归结到水里,没毛病,因为雪和雨在高空都是水气聚集而成的,是气温让它们变成不同的形态。

古人出于生存的方便,多在温热的地方,见的雨比雪要多,也需要雨水来种庄稼,有风调雨顺的期盼,也有旱天“求雨”的仪

式,从没有“求雪”的。所以,在甲骨文里的“雨”字很容易画,就是在象征天空的门形框里,画出几个水点儿。而造那个“雪”字就有点费劲了,雪花和雨滴总不能都画几个点儿,要有所区别才成。古人想来想去,象形不成就改用了象事。雨下到地面可以渗入地下,也可以流走。雪下到地面后就存住了,人们要外出活动就会用扫帚扫,这个扫雪的事情让古人造出了雪字。就是在“雨”字下面,再画两把用干草扎成的扫帚,像现在的“羽”字。扫帚在当时写成“彗”,底下的“彗”字,在甲骨文里是“手”的意思。

“彗”这个字很有意思,古音是sui,四声,这在王竹溪编纂的《新部首大字典》里可以查到。顺便说一下,王竹溪是著名的物理学家、中科院院士,任过北大的副校长,杨振宁、李政道都师从过他,何祚庥也是他的学

生。物理学家编纂古字典,可见其学识渊博。“彗”字太像后来才有的“慧”字了,很多人就把“彗”念成了“慧”,久而久之,“彗”真成了“慧”。形象的“彗星”,被民间叫做“扫帚星”,是跟“彗”字的本意分不开的。现在网上居然有“慧星”的写法,真是误人子弟了。

今天的人们喜欢雪,古人更是喜欢雪。关于描写雪的古诗真是太多了,谁都会说出几句。今天下的是立春后的春雪,那就写下两句韩愈《春雪》中的诗句吧:“白雪却嫌春色晚,故穿庭树作飞花”。

